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 第四四五回 殷賽花假意誘賊禿 惡無量放膽犯佳人

話說殷龍正想帶他往裡面，當下說道：「這就是師父行方便了。」說罷，無量就將他父女兩個帶人裡面。轉彎抹角，走了好一會。殷龍處處留神，記定出路。一會子走到一個所在，抬頭一看，卻是一明兩暗，三間瓦房。無量道：「就是這個所在。我這地方，本來是為城裡有紳士們來，碰著晚了，不能進城，就留他在這裡住的。你們就在這裡住一宿罷。」殷龍稱謝道：「難得大和尚行這個方便，真是感激不盡了，明日當再告謝。」無量就將他父女引了進去，又叫人點了燈火進來。無量這才將殷賽花仔細看了一遍。只見他柳眉杏眼，粉臉桃腮；身穿一件翠藍布棉襖，腰束青布裙，輕踏弓鞋，那一對金蓮剛有三寸；頭上一束烏雲，綰了一個螺髻，實在美貌出眾。看罷，心中暗想：「咱這廟裡現放著七八個，哪個能如她這樣美貌？今日真是意料不到，有如此美人送上門來，只可恨這老頭子礙眼。」又想到：「我何不如此如此？那就好辦了。」

無量一面望賽花，哪知賽花也就故意賣風騷去勾引無量，心中卻恨不能將他立刻殺死，暗道：「你這禿驢，你把姑太太當做何等人物！眼見得你死期快到了。」無量卻哪裡得知，因又問殷龍道：「你是從哪裡來的？曾吃過晚飯沒有？」殷龍道：

「我們從滄州來的，要到大名府投一個親戚。晚飯卻不曾吃呢！」無量道：「你們既不曾吃晚飯，我叫人送些晚飯來與你們吃。餓著肚子，卻不難受嗎？」殷龍道：「師父，就叨擾你寶刹，再擾你晚飯，怎麼過意得去呢？」無量道：「這又什麼要緊？」又問：「會吃酒麼？」殷龍一聞此言，就明白他的用意了。因湊趣說道：「老漢生平一無所好，惟有見了酒就是命，任誰送老漢的東西，都不受；若送老漢的酒，比送什麼還高興。」接上賽花在旁插口說道：「大和尚！你老人家不知道，咱爹爹有了酒，他什麼事都不管了。問他的酒量並不大，至多一壺，他便醉了。既醉之後，就要去睡。這一睡，可是任你什麼事，總叫不醒他。大師父雖然是美意，在我看來，可不要賞酒與他喝罷。萬一他喝得醉了，咱只得一個人，要有什麼意外之事，怎叫得醒他呢？」這句話一說，無量心內暗道：「若不用酒將他灌醉，這事卻不好辦。」正自暗想，忽見殷龍道：「姑娘！你這是什麼話？難道你不知我愛的是酒，難得有喝，可不是要我命麼？若說有意外之事，這位大師父賞酒與我，你叫我不離此所在，還怕有強盜來打劫麼？況且你我身上，不過帶了些散碎銀子，通共不足□兩；就是我醉著了，有人將我銀子拿去，也不算什麼。姑娘！你不要說了。老子跑了兩天，總不曾喝一頓好酒，今晚讓老子喝一頓好酒罷！」無量聽說這番話，好生歡喜，便轉身而去。

這裡殷龍與殷賽花見無量絕不疑惑，心中大喜。當下賽花道：「我看這地方幽僻異常，斷不是個好所在。爹爹，咱們何不趁著這禿驢不在此地，咱們四面瞧看一回呢？」殷龍道：「使得。」當下提了手燈，先到下首房內一看，只見有兩張鋪，也有帳子掛著，鋪上被褥俱全，這便是預備本地紳士在此住的。

殷龍父女兩個，看了一回，無有可疑之處；又至上首房內來看，只見裡面也設一張鋪，也有帳子、被褥，靠鋪旁邊，上首設有兩張書櫃。那櫃可不小，櫃門關住，上面有鎖鎖著。殷龍就有些疑惑，到了此處，便執著燈，走近書櫃，仔細一看，卻早已看出破綻了。原來那櫃門是假的，內裡藏了消息，若要將消息在那裡一帶，這兩扇櫃門，登時就開，人便可從此進去；這邊也有消息，只須將櫃門上那把鎖一按，櫃門也就登時大開。殷龍看罷，心中大喜，便低聲與賽花說道：「我兒你可瞧見麼？」

賽花道：「瞧見了。合該這禿驢要倒運了。」話猶未完，只見外面已有道人送進酒飯來，在桌上擺好。那道人就請殷龍父女去用酒飯，而且頗見殷勤，向殷龍道：「我家大和尚因有點小事，未便過來相陪。請你老多飲一杯罷。」殷龍也就回說：「請你謝謝你家師父，就說我感激他盛意。」那人答應。

殷龍與賽花二人飽餐了一頓，卻不敢飲酒，恐怕誤事。壺內酒，卻潑在房內地下去了。此時已經有二更時分，殷龍道：「咱們就在這房住下，等等消息，再做計議罷。」賽花答應。

當下父女兩個，就進了上房。殷龍一倒身，向那鋪上一困，養歇養歇精神，好去動手。才倒上鋪，不到片刻，就聽見櫃門吱嘎一聲響，殷龍知是他，暗暗將賽花喊過來，說了幾句話。賽花就在鋪上一坐，低頭如有所思；殷龍在鋪上，故意打起呼來。

賽花偷眼觀看，只見那櫃門果然大開。那和尚從裡面走出來，在櫃門口略停腳步，一聽了鋪上有人打呼，知道那老兒已是睡熟，便走至賽花面前深深一揖。賽花故意驚惶道：「和尚！你且放穩重了，為什麼一人到此？你且退去。我父親現在睡熟了，我是個女子，不便與你接談。」口中只管如此說，那眼睛還是只管溜。無量看著了哪得不動心？更向前走近一步，道：「小僧大膽，一見小姐如此美貌，就心慕神往。好容易將小姐請到此間，總要小姐行個方便才好。」殷賽花見他如此說法，心中恨不能拔刀，就此一刀將他砍為兩段；又恐他寺內人多，外面眾人未到，一經動手，無人接應。只得耐著性子，臉一紅，口中說道：「和尚！你敢是瘋了麼？你趁著我爹爹睡熟時，你來欺負我女子麼？」無量道：「小僧怎敢欺負？實在是心愛不捨。

務祈小姐方便。」賽花道：「這可不能，你趕快出去，若再如此，我要叫我爹爹了。」無量此時也就勃然大怒道：「我且告訴你，這是什麼地方？你不進來算是你的運氣；既然到了這裡，想不給你師父快樂一夜，那是斷斷不能。你如果是明白的，好好跟師父到那邊屋裡，先陪師父飲幾杯酒，然後與師父行樂，咱把你做心肝般看待。若有半字不行，那可由不得你不行，咱就要動武了。」賽花聽了此言，直氣得柳眉倒豎，杏眼圓睜，就要拔刀相向。殷龍在牀上，也知道女兒忍耐不住了，恐怕性急，反於事無濟，只得暗暗捏她一把。賽花知道，復又將一口氣捺住，仍與禿驢商議，萬萬不可。無量哪裡答應？搶一步就將殷賽花的手執定，拖著就跑，進了櫃門，直向那邊去了。殷龍見殷賽花被和尚拉到那邊去，他也就一翻身爬了起來，將身邊的利刃取出，一躡身到了房外；隨即縱身上了房簷，向那邊屋內看，忽見迎面一條黑影一躡。不知此人是誰，且看下回分解。